

“共享电梯”给公共治理提供了借鉴



评论员观察

一部“共享电梯”看似很小,却涉及到利益协调、资金引入等方方面面。不妨把它当作一个标本来解剖,从中能够得到不少有关公共治理的启示。

几天前,北京市石景山区的一处老旧居民楼,加装了电梯并投入使用。与众不同的是,这部电梯由电梯公司投资代建,采用了“居民申请、免费安装、有偿使用”的模式。居民使用电梯可按次缴费,或者申办月卡年卡,有人将其称为“共享电梯”。

多层住宅增设电梯,一直以来都是难题,最难过的关口就是资金关。一来一次性投入较大,二来不同楼层难以在费用分摊上达成一致。面对兴建电梯等公共设施的难题,人们常有的想法是由政府补贴投入,一旦事情办不成,常常被归因于政府不作为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石景山这部刚刚投入使用的“共享电梯”,不光是解决了一处楼房的居民上下楼问题,它还还为公共设施的兴建提供了新的思路。

为克服老旧楼房加装电梯的资金问题,各地的政府没少下功夫,但最关键的投入收益对等问题,并没有很好地解决。比如,2015年住建部和财政部联合下文,同意老旧小区电梯改造使用专项维修资金;又比如多个地方政府为推动电梯加装,推出了几万元到几十万元的财政补贴。由于都涉及使用公共资金,但不同楼层居民得到的收益不同,补贴或变相补贴的方式遭到了有关公平性的质疑。

相比之下,“代建租用”模式下的“共享电梯”,就利用了最简单的“谁投入谁受益”的原则。一方面,一楼用户不交钱,二楼到六楼每月缴纳100元到500元不等的费用;另一方面,居民缴纳的费用由电梯企业收取,用以弥补建设电梯的投资以及日后的维护保养。缴

纳了费用的住户享受到了服务,电梯企业也能从中获取长期回报。如此一来,投资主体和用户可谓实现双赢,也有助于这一模式的推广。

与之类似的模式,其实并不是新鲜事物,最明显的例子,就是最近一两年流行起来的共享单车,石景山的这处电梯被称为“共享电梯”,正是因为人们发现了两者的共同之处。这一模式给人的启示就是,公共服务或准公共服务,也可以由市场化的经营主体投资建设。要知道,设施或服务的“公共性”是从使用端来讲的,至于供给主体是谁,没必要非得限制在公共机构。诺奖得主科斯就有过这样一个惊人的发现,17世纪英国沿岸新增的灯塔,都是船主建立的,负责海洋业务的领港公会贡献了0座。

当然,“共享电梯”的投入使用,并不能说明政府和公共机构就没有作用,相反,它们的角色还很重要。在电梯的兴建过程中,施工方案的确定以及安全性的评估,由当地建委做出;居民意见的征求和代建模式的选定,离不开社区居委会的居中协调。也正是因为各个机构各司其职,为电梯企业铺平了道路,才有了人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多赢局面。换句话说,针对多层住宅加装电梯的两道关口,过资金关可以交给市场,但过协调关还是离不开政府等公共机构的主动作为。

一部“共享电梯”看似很小,却涉及到利益协调、资金引入等方方面面。不妨把它当作一个标本来解剖,从中能够得到不少有关公共治理的启示。

违法成本低, 恶意APP成了割不完的“韭菜”

公民论坛

史洪举

7月31日,工信部发布消费提示,第二季度,工信部组织对55款APP进行技术检测,发现违规软件42款,存在违规收集使用用户个人信息、恶意“吸费”、强行捆绑推广其他应用软件、恶意操控用户手机等问题。(8月1日人民网)

智能手机已经成为很多人工作生活必不可少的工具,其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,一些恶意APP却乘机而入,成为毒瘤。工信部将恶意APP分为恶意扣费、隐私窃取、远程控制、恶意传播、资费消耗、系统破坏、诱骗欺诈及流氓行为八大类。应该说,很多消费者均或多或少地下载使用过这些恶意APP,不胜其烦。对此,有关部门不能只是提醒用户卸载了事,更要强化监管力度,提高恶意APP

开发者的违法成本。

一般来说,APP不能卸载、捆绑推广的设置侵犯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,恶意扣费、窃取隐私更是像窃贼那样侵害了消费者的财产权和隐私权。一些行为甚至触犯刑法,应受到严厉制裁。如根据即将与10月1日施行的民法总则,非法收集、买卖、使用他人个人信息的,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。根据刑法有关规定,非法获取个人行踪信息,通信内容50条的,就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。可见这些恶意APP不仅是违规那么简单,更可能构成违法犯罪。

实践中,很多APP均由开发者提供给应用商店,然后由用户下载使用。但无论是应用商店还是APP开发者,均应尊重用户权利,不得开发或提供恶意APP。应用商店还需对其提供给用户下载的所有APP尽到审核把关和安全监测义务,及时下架恶意APP。否则,就应对这些APP恶意扣费、窃

取隐私、破坏系统等行为承担连带责任。

遗憾的是,现实中,这些恶意APP却屡屡出现,像韭菜那样难以根除。如2016年1月份,工信部曝光41款不良软件,2016年5月份,工信部又曝光了29款恶意软件。此次曝光的42款APP中,就有一些来源于百度手机助手、金山手机助手等知名应用商店。

恶意APP难以根除的主要原因是目前尚无相应的法律法规对APP的开发和传播予以规范,尤其是没有惩戒机制。虽然2016年8月1日实施的《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信息服务管理规定》要求收集、使用用户信息应当遵循合法、正当、必要原则,并经用户同意。安装时尊重用户知情权和选择权,不得捆绑安装,未经明确同意不得开启搜集位置、通讯录、摄像头等功能。但该规定没有惩戒条款,仅要求应用商店应采取警示、暂停发布、下架等措施,这等同于违规成本

为零,导致恶意APP屡禁不止。

消费者使用智能手机的目的是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。谁也不想让手中的智能手机沦为被恶意软件控制的“肉鸡”,谁也不想让手机成为泄露隐私、无端扣除话费的元凶。打击恶意APP,不能只是提醒消费者卸载了事,要知道,有些恶意APP根本无法卸载,有些即便可以卸载,个人信息已经被不可逆转地泄露了。

规范APP,应强调开发者的主体责任。有必要出台强制标准,在搜集位置、扣费程序、卸载方法、隐私保护方面设置有利于保护用户权利的底线。凡是突破底线的,不仅应赔偿用户损失,还应被处以高额罚款。且一并追究开发者和应用商店的责任。同时,不妨将恶意APP下载次数作为罚款和赔偿金额高低的依据。这样才能倒逼APP开发者和应用商店尊重市场规则和消费者权利,让人们下载使用APP时不必步步惊心。

媒体视点

自媒体时代

多点等真相的耐心

近期,一则“快递员搞错快件,向女客户下跪道歉”的视频在网上火了。如果单看这个视频,确实很容易觉得女客户过于苛责、不近人情。但媒体后续的报道显示,下跪完全是快递员个人的事。

女客户被送错快件,表达要维权的诉求,完全合情合理。至于快递员担心处罚严重,所以下跪请求女客户谅解,实质是在用极端的方式要求“法外开恩”。即便快递公司过重的处罚有什么不合理,那和女客户也完全没有关系。

理性梳理下整个事件的进程,会发现女客户是最无辜的一方。可在这个下跪视频的引导下,她却成了最大的受害者,先是网上被“人肉”,后是接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匿名谩骂电话和短信,最后甚至被逼得辞职逃避。

而事件的另一方,快递员在这个下跪视频风波之后,同样选择了辞职躲避。他的同事说: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,谁还待得下去呢?”如果只是一个派件错误,他原本是不用承担如此大的压力的。反而是一个要为他主持公道的视频,最终变成了双刃剑。

这一闹剧的最大启示,或许是现实中的错误,即使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中一时得到了声援,最终还是会在真相大白的过程中跌得更惨。互联网只是提供了维权的补充通道,但并不会掩盖现实中的错误。

对围观者来说,这是一次关于正义观的“训练”。现实是复杂的,网络世界同样是,正义永远不会是简单的“谁下跪谁有理”。过去的很多舆论事件显示,在自媒体快速发展的互联网世界中,对新闻当事人的简单道德判断很可能会伤害一个无辜的人。让嫉恶如仇的正义观多一点耐心,等一等真相的呈现,也许才是这个浮躁的自媒体时代最珍贵的善举。(摘自《光明日报》,作者敬一山)

观念不对, 多少个“三万”也撑不起孩子的暑假

试说新语

徐洁

最近,一篇名为《月薪三万,还是撑不起孩子的一个暑假》的文章在朋友圈中热传,文中提到一位在企业当高管的广州妈妈,月薪三万出头,女儿读五年级。向来衣食无忧的她最近连新衣服都不敢买了,原因就是孩子放暑假了。

这位“高管妈妈”列了一个暑假账单:一趟美国游学,10天20000元;暑假在家需要请阿姨照顾,5000元;钢琴课,每周两节,一共2000元;游泳班2000元;英语、奥数、作文3科培训班6000元……零零总总加起来竟有35000元。

月薪三万的父母尚且为

孩子的教育投入发愁,普通家庭如何能承担养育孩子之重?于是,文章在朋友圈中挑起一股浓浓的焦虑。说罢账单的家长纷纷感慨,养的不是孩子,是台碎钞机。

在我看来,高管妈妈的“矫情”迅速获得共鸣,是因为许多家庭被“绑架”得太久了。比如济南一所初中,老师统计没有报辅导班的学生,只有三四个学生举手,其他大多数学生少则报班两三个,多则报了四五个。一位当老师的妈妈对我有过这样一番话:女儿将要参加高考时,她砸了两万多元给女儿报了一对一辅导,当交钱的一刹那,她心情放松极了,该花的钱也花了,该尽的力也尽了,考得好不好就看孩子的了。而这背后真正的心理安慰在于,即使孩子考砸了,

她也没有愧疚了。在抱怨孩子是台碎钞机时,我们不妨想一想,花那么多钱究竟是出于孩子真正的需要,还是为了求一份心安理得?“绑架”的幕后凶手到底是谁?

与之相反的事实耐人寻味,我采访了多名高考“学霸”的家庭后发现,他们大多没有报辅导班。不仅如此,他们的家庭教育却有另外的规律可循:好的阅读氛围、不过早地关注成绩,家长尊重孩子的兴趣,给予孩子自我探索的自由,以及对孩子用心陪伴。

如果说“学霸”们不需要上辅导班,那么最近我采访了两个爱科学的孩子,也让人看到个性化教育的亮光。其中的一对双胞胎女孩热爱生物实验,考上重点高中,目标是成为生物学家;另一位初二男

孩,酷爱物理实验发明,多次获奖。他们的父母有个共同点,从不忙于给孩子报各种班。

兴趣班、辅导班不是不可以报,但作为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明白,当孩子在假期中仍然忙于各种考级、上课时,他们失去的是自我探索的宝贵机会。况且,只要遵循一条科学的教育之路,再加上父母对孩子兴趣的用心和尊重,低投入的教育完全可以培养出一个优秀的人。

说白了,“绑架”家长的,让家长们焦虑的,不是别的,而是家长自己。如果无法在观念上自我“解绑”,不愿在真正的教育上用心投入,那无论多少个“三万”,也撑不起孩子的暑假。(作者为本报记者)

投稿邮箱:qilupinglun@sina.com